

小时候,隔壁郭家的小二哥郭振德和妹妹郭小萍都是区少年宫合唱团的,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穿着白衬衫、蓝裤子、裙子去练唱,手里拿着放歌谱的夹子,我看着心里羡慕。

唱歌

梅子涵

学校也有合唱团。每个星期也有一个下午练唱,我就在音乐教室外面听,偷偷张望一下,指导合唱团的是教音乐的张老师,她的两根辫子很长,每个同学也都拿着放歌谱的夹子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同学能够参加合唱团。

现在的小学老师让学生写作文要有好词好句,我也来用几个“好词好句”形容形容当时的小学生梅子涵:羡慕,向往,渴望,在音乐教室外徘徊,又有些羞赧。

终于,有一次,练唱结束,音乐教室里只有张老师一个人,她在整理钢琴上的歌谱,又有些羞赧。

那一天做完访谈节目,从合肥坐动车返沪。她自谓年轻得多,“冒充”向导,不断回头挥手带我和刘广宁直奔一等车厢。没想到这节车早已座无虚席。她手捻着车票,很文雅地注视着这个落座的汉子,好像在说:对不起,你是否坐错了,而这汉子也直直地瞪着她,好像在说:妹子,你什么意思?我一看车厢里有一排是并排有三个座的就觉不对。果然,不是我们的七号车厢。幸亏我们尾随在她身后,否则这结局还真有点尴尬。

我把以上这一幕,视作淳子小品之一,至于那种浑然不知绒帽已因为仰头而掉在走廊上,或是需报销的车票忽然“失踪”等等,那都构不成小品的了。

淳子?不错,这个淳子就是电台里每天陪我们喝咖啡的淳子。听她海阔天空地从容开讲、细致入微地娓娓道来是一份享受。她是个做梦的人,做梦的人平时面对自己的事丢三落四、马大哈兮兮倒也合乎逻辑。

她在晚间,在一种极惬意的氛围中,给我们讲述掺杂着她个人的喜好、是非、独到见解的一个个故事。我想,她一定博览群书,详细地占有材料,尽可能多地采访有关对象,才有可能有分析有选择地把最精彩的部分奉献给听众。早就听说,这个勤奋的“小女生”,为了增添自己的感性认识,她会千方百计去感受一下原址。有一回她痴痴地游荡到人家的院子里,还以超常的勇气敲开了人家的门。当然,她会坦诚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心愿——仅仅是,仅仅是想看一眼。而她的无邪和执著有时也着实打动了一些被她无端打扰的业主。据她自己笑说,很早的时

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,硬着头皮,厚着脸皮,对漂亮的很长辫子的张老师说:“张老师,我想参加合唱团!”

张老师可以说什么呢?她可以说:“合唱团的人数已经满了,现在不增加了。”她可以说:“参加合唱团是要班主任推荐的,你去对班主任说吧,让班主任来找我。”可是张老师却说:“你唱一首歌给我听吧。”

我已经忘记了我唱的是什么歌。只记得是音乐课上教的。只记得张老师重新打开琴盖为我伴奏。只记得还没有唱到最后一句我就发出了杀鸡的声音。“杀鸡”懂吗?就是声音喊得撕裂了。可怜啊,那才真的叫无地自容!脸一定都红到屁股了。

不可思议的是,张老师说:“下个星期三,你来参加,合唱团是每个星期三下午活动。”张老师给了我几张歌谱。我奔回家,对外婆说,我参加合唱团了,我要买一个夹子!我挥挥手上的歌谱。我只要买正经东西,我外婆立即就会给我钱。有一次,我说,我想当木匠,她就立即给了我两元钱,结果我不但买了榔头、钳子,还买了一大包钉子。

淳子小品

童自荣

1930年,我出生在嘉兴路瑞康里。1938年东洋人占领了瑞康里,1939年我们只能住到瑞庆里。

瑞庆里1938年吃了东洋人的炮弹,靠近头道桥那里的房子,现在还残留着被炸后烧成焦炭一样的房屋空架子。瑞庆里27号前面,包括沿河都是废墟,后来搭了一些草棚棚。但瑞康里因为住的是东洋人高级职员,屋顶上插上了日本太阳旗,所以1938年,东洋人在虹口撰炸弹,别的几个里弄都挨了炸,瑞康里却片瓦无损。

我当时住的房子,原先是一个老中医住的。1938年他逃

走后,我们一家就住了下来。当时哈尔滨路头道桥、二道桥都拉起了一道道的铁丝网,从嘉兴路桥进来,都要向荷枪实弹、牵着狼狗的东洋人鞠躬,出示良民证。我记得瑞庆里对面,从前的嘉兴路菜场,上面是菜场,下面都是踏三轮车、拉黄包车的停车点。据说这是当时上海四大黄包车车行之一,规模比较大。拉黄包车的人大多数都住在瑞庆里,后来住进了一些卖旧货的、摊贩、手工业工人和舞女等底层居民,所以瑞庆里居住的成分很复杂,收入水平都不太高。抗日

战争时期,东洋人经常半夜搞人口搜索,把瑞庆里的人赶到菜场下面,搞得人心惶惶。1945年,东洋人投降了,大家都敲锣打鼓,庆祝光复。1946年以后,瑞庆里附近出现了少有的繁荣。人心安定下来,市口就繁荣起来。我记得嘉兴路一下子出现了几十家和市民生活贴近的商店,譬如粮油店、理发店、澡堂、酱油店、豆制品店,还有几十家烟酒店,嘉兴路、又叫苏北大戏院,因为这里苏北居民较集中,看苏北滑稽,听淮剧戏的人很多。

东洋人不炸瑞康里

姚守洪

然,可是长大以后我却绝不敢在众人面前独自唱歌。张老师爱护地接受了一个小孩心里诗意的盛开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登上歌坛。成长是渐渐的事。

在农场砖瓦厂当知青时,经常举行联欢会,看着吴文异、孙建军他们在台上英勇无比地唱歌,不明白他们的胆子是哪儿来的。吴文异是女高音。孙建军是男高音。高音在知青时的梅子涵心里,是天空。

后来我进了文学界。很多年里,文学界有开不完的笔会。笔会时每晚联欢,后来是每晚唱歌。什么样的喉咙不敢唱啊!可我只敢坐着听,而且要坐在不显眼的地方。我时刻准备着有人喊:“梅子涵来一个!”那么我就彻底完蛋。那么我的年轻的心和体面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有一次,一个出版社的女总编,我的“著名”小说《双人茶座》就是她发表的,她像一个老大姐,走到我面前,一把拉起我:“来跳舞,子涵,别总坐着。”我死无葬身之地了:“啊不行不行,我不会跳的不会跳的!”

“跳!我请你跳你还不跳!”她是武汉人,声音很豪杰。

我的《双人茶座》是写一个男孩子想象着邀请一个女生到咖啡馆去喝咖啡,咖啡馆里正响着轻音乐《双人茶座》。那是一种想象的浪漫,可是现在有人真实地邀请我浪漫了,我却遮头盖脸,拎不清,没有男人样子。跳,兄弟视死如归不要脸了!

淳子的文笔,她的创意,她的品味,还有她的人品,都是我欣赏的。我常常会暗自惊叹:看着她娇小的身躯,居然能蕴藏如此大的能量,实在叫人不敢相信,而冬日里她穿的那件黑大衣又过长,几乎把她“埋没”。这样不善而又长不大的女生,是需要有人备加呵护的。我总觉得,她在勤奋地灌输。归根结底是在引导我们如何有情调地生活,如何高雅地生活,如何健康地生活。她或许未曾有过意识,她的作品已然给今天的年轻人上课,让他们也知道,这历史上的中国是怎么回事,此举更有非凡的意义。

好像淳子现在不陪我们吃咖啡了。那就多写点什么,朋友们一如既往地会期待。我庆幸这个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可以不为金钱所动,而是永远把事业把一个艺术放在第一位。淳子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。她生活在她的梦里。她做着一份自己最中意最喜欢的工作,我看她亦很知足很快活。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像她这般心平气和,总是多看到这世界美好的一面,而这世界毕竟是美好的啊,不是吗?

该“反思”的是谁

吴非

教师能否不把学生的成绩当作私产?有小学教师在测验成绩发布后,训斥一名喜形于色的学生,说:“才考了个90分你高兴什么?我马上就能从你试卷里再找出点毛病出来,扣你几分,你信不信?”学生立刻畏首畏尾,作驯服状。那样的场景让人寒心。也就是说,这名教师有生杀予夺的权力,学生的喜怒哀乐全握在他手里,当然,学生苦恼的时间长度也掌握在他手里,他可以为所欲为,从不反思。应试教学之所以愈演愈烈,就在于该反思的人根本没有反思意识。客观地说,在这中间,小学教育危害的烈度还不算大。

有家长诉苦,说教师随意让学生写“反思”,个别孩子隔三差五地写;教师明知孩子们已经写得很苦了,实在没有新词,也没有剩

世象杂谈

子涵夜话

种“卑劣”的手法非常好呢!

没有很多日子,大家还来不及精神准备,我已经成为星。星知道吗?就是不可能杀人,也不可能像鬼叫。什么高音是天空,潜质出来了,现在没有我怕的高音了!谁唱不上去,就把话筒递给我,我现在简直成了专门搭救高音的。我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界没有被公认的“情歌王子”。

如果有机会,你可以邀请我唱歌。我最近的歌单是:《天使的翅膀》《携手游人间》《别哭我最爱的人》《好久不见》《因为爱情》。陈升的《风箏》会唱的人没几个,我唱得很好,虽然可能不能把你迷倒,但是我肯定把自己迷倒了。最重要的是迷倒自己。

我毕竟在张老师面前勇敢过,在她的合唱团唱过歌。



1949年上海解放,瑞庆里陆续住进了不少纺织工人、小学教师。现在不行了,弄堂里的老人故去了很多,小辈都在外面买房子住,空房子都借给了外地来的人,人员越来越复杂,就算弄堂前后都有大铁门,还是经常会失窃东西。穿弄过堂的叫卖,在日本人和国民党时期大多数差不多,基本上都卖火腿、粽子、茶叶蛋、芝麻糊等。现在不同了,叫卖的主要是收旧报纸和家用电器。

(葛建平、刘莹整理)

十回谈 明刊《扛大包的青口帮石库门生活口述弄堂》

余时间写这种折磨人的“反思”,但教师仍然乐此不疲,因为他们看到了孩子们痛苦的表情。其中有些还是女教师,这就更令人难以容忍。——需要指出,我这样表达绝非性别歧视。我以为,即使教师未必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,作为母亲或未来的母亲,也应当懂得那些幼小心灵会有什么样的愿望和期待。当她有权力也有办法用一句话就掌握孩子一天甚至几天的情绪时,她选择以慢慢地折磨孩子的意志与自尊,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么?

做教师的,是为未来工作,我们在用自己的行为创造未来。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一代人,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,发现一个人的资格、位置、职业,甚至年龄,都可以成为掌控另一些人的行为、情感和态度(甚至健康),成为可以支配另一些人的时间,驱迫和使唤另一些人的权力的时候,教育对社会可能会形成灾难。

所以我总是很委婉地劝一些教师:能不能慎重地对待学生,给你自己的未来留点安慰?



梦云系列 (油画) 金国明

在刚刚结束的“青春的记忆——金国明油画展”中国明的《梦云系列》犹如平和的散文反而像他的性格朴茂其质。画面很绚丽,我读出的是单纯。

我曾说国明无疑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同道者,那些冷厉而陌生的画面也曾经让我相信,他的离经叛道同样毫无疑问,在对当代语境下的绘画性探索之路上,他会越走越远;我也曾经说国明作为画家,他是一个逐梦人。从年轻时最初光怪陆离有些慌乱迷失的梦到近些年《梦云系列》里透着浪漫和温馨的梦,以及在梦和现实间游走的图像。他的作品越来越质朴,有返璞归真的味道。

近些年,国明与我同好,开始热衷于出国旅游,而且都是携家拖眷。每次都带着他那个乖巧又灵巧的女儿。显然,国明对女儿的情感在创作生活中的分量格外看重。果不其然,我在他的画面里看到了他妻子及女儿的身影。在早前《梦云系列》里的青春记忆,在以异国风景题材的作品里。这或可是阐释其作品意义的一条线索,值得揣摩一番,《我的女儿系列》都是两米宽幅的大作,反映了他今后的主题创作中增加了一个纯真可爱的语言元素,恬静的生活也将是他今后所追求的主旋律。

还得回头说我们共同的旅行生活。人在旅途,一休闲,人性的怠惰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。国明总是在大家不经意间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,他会为集藏古董去跳蚤市场、画廊、古董店而不知疲倦地往返。这些年在海外旅行度假,无论晨曦初起还是暮色渐落,总会看到国明写生的身影。

在《梦云系列》中,他跳脱了早先的古灵精怪的梦呓和冷厉之风,倒是一片暖意绵绵。蓝天、白云、绿地似乎是一切画面的典型题材,而不时出现的面目不清的女性影像寄寓了国明深切的爱的梦幻。这一时期的画风显得很单纯,单纯得犹如年轻的学子。在几近中年之际重拾罗曼蒂克,于人生而言是一种幸福;于艺术而言是一种纠结。因为往往画家的笔触、经验与题材之间不能调和,年轻似乎不能伪饰。然而,当激情与笔触碰撞时,真实才显现力量。所以,我们看惯了矫情、伪饰或故作深刻,就会为简单、真实感动。

《梦云系列》,画面很绚丽,我读出的是单纯。他以幼稚之眼呈现的画面却折射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深远的希望。他已经从思潮、风格的追逐演变成内敛的精神远眺,无论远在天边的阿尔罕布拉宫,还是画室窗面的市井图像,他深知文化的青眼是画面张力的最重要的元素。所以,近年来他将自己行脚延伸到更开阔的大地……



游艺余情的青春记忆

徐明松